

大梦谁先觉

陈醒民「著」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大梦

谁先觉

陈醒民「著」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梦谁先觉 / 陈醒民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059-8244-4

I. ①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49251 号

书 名	大梦谁先觉
作 者	陈醒民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印 刷	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2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8244-4
定 价	23.8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- 第一章 切之磋之 /001
第二章 期 考 /016
第三章 告 别 /029
第四章 “双反”序曲 /040
第五章 “双反”风浪急 /052
第六章 游龙亭 /065
第七章 把心交出来 /078
第八章 背靠背 /089
第九章 开辟草莱 /097
第十章 报 喜 /107
第十一章 将老师一军 /116
第十二章 交心竞赛 /127
第十三章 谈诗 游园 /137
第十四章 活 靶 /152
第十五章 围剿个人主义 /162
第十六章 返 乡 /170
第十七章 古城墙外 /180
第十八章 拉 砖 /191
第十九章 读书心得报告会 /202



001

大梦谁先觉

第二十章	喜兴与悲凉 /215
第二十一章	麦收时节 /230
第二十二章	揭地掀天新风暴 /246
第二十三章	铁塔颂 /260
第二十四章	上挂下联 大鸣大放 /272
第二十五章	山盟海誓 /281
第二十六章	密室策划 /289
第二十七章	下乡归来 /295
第二十八章	揭开盖子 /303
第二十九章	斗争会 /315
第三十章	尴尬事 /327
第三十一章	梦 /341
第三十二章	情殇 /356
第三十三章	活下去 /374
后 记	/384



第一章 切之磋之

古京师校园西门外路南，围墙内有4栋南北排列东西走向的五层大楼，坐南朝北，这是学院的教师家属院之一。大院北门内，一号楼三单元三楼西户，住的是中文系丁力行教授家。

1958年元月初的一天下午，第二节、第三节都是自习时间，丁教授的女儿丁志洁领着余芳草、武好修来到自己家里，交流学习心得。

刚进屋，还没落座，武好修就被挂在客厅西墙上的国画作品吸引住了。这是一巨幅写意红梅，画题是《铁骨生春》，梅树铁干虬枝，梅花攒三聚五，丛丛簇簇，画面结构严谨，设色古艳。整幅画似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，又似旭日初升时的天际霞彩，让人看了眼睛发亮，血液升温。画两边挂着一幅对联，上联是“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”，下联是“雪压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”。对联用行草书成，字体遒劲秀媚，忽见“二王”，忽现“鲁公”。

“别傻看了，快坐下吧。”丁志洁唤他入座。武好修回过神来，击节称赞：“画儿画绝了，字也写绝了，书画双绝！”又问：“画是谁画的？字是谁写的？”

“上边有落款呀。”



武好修刚才只顾凝神痴赏，忘记看小字落款，回头又看，只见画的落款为“古京孟威”，字的落款为“颍川丁力行”。武好修如梦初醒：“啊，这字原来是令尊丁老师写的，那孟威何许人也？”

丁志洁说：“孟威乃家父老友浙江美术学院教授，老家在古京。我家原籍颍川县。”

当时的风尚，多数人家的客厅一般都挂伟人像，而丁教授家却挂了一幅红梅图，丁志洁给朋友时说：“父亲常说，‘诗品书品画品人品至上，文气才气灵气骨气当先。’他特别钦佩梅花凌寒傲雪的骨气，故而终生酷爱梅花。”

丁力行先生是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骨干教授，他 20 世纪 40 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，毕业后留校任助教，解放前曾任山东大学副教授，1948 年调本校任中文系教授至今。他学养深厚，博古通今，曾出版《先秦文学论文集》、《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》、《李白诗选》、《白居易诗选》等专著十多种，名播海内。平时讲课，旁征博引，风趣横生，学子们听课如饮甘露，如沐春风。武好修早已对他顶礼膜拜，把他视为偶像，今日听志洁这么一说，先生的形象又高大了许多。

这套单元房三室一厅，客厅不尚粉华，摆设简单，靠东墙放一套三围组合式藏青色布艺沙发，沙发中间摆一张栗色木质长方茶几，窗下摆两盆君子兰，叶丛浓绿，高雅清秀，这是师母梅清精心养护的宠物。窗左放一尊铁煤火炉，有镀锌铁排气管通往室外，时下是寒冬腊月，户外滴水成冰，室内却暖融融的。

他们三个都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，武好修、余芳草在中本一、甲班，是一对恋人，丁志洁在中本一、戊班，是余芳草的姨表姐。



志洁给每人泡了一杯毛尖绿茶，放在几上。志洁、芳草坐在靠墙的长沙发南端，好修打横，各人的书包放在面前茶几上。芳草脱去栽绒领子的蓝色小大衣，红绒衣外罩一件墨绿色中式小薄袄，妩媚可人。志洁红毛衣外套一件大翻领双排扣的浅灰色列宁棉制服，英姿飒爽。好修穿一身可体的黑色棉中山服，英气勃勃。

呷了几口热茶，好修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绿皮笔记本，翻开折角的一页，递给志洁和芳草看。二人头凑在一起，只见上边用秀丽的钢笔字录着一首自由体新诗：

上海夜歌（一）·公刘

上海关。钟楼。时针和分针
像一把巨剪，
一圈又一圈，
铰碎了白天。

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，
如同一幅垂帘；
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，
到处珠光闪闪。

灯的峡谷，灯的河流，灯的山，
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：
纵横的街道是诗行，
灯是标点。

“高！实在是高！”二人阅毕，齐声呼叫。



“翻过来，还有一首。”好修说。

二人翻过背面，只见：

运杨柳的骆驼·公刘

大路上走过来一队骆驼，
骆驼骆驼背上驮的什么？
青绿青绿的是杨柳条吗？
千枝万枝要把春天插遍沙漠。

明年骆驼再从这条大路经过，
一路之上把杨花柳絮抖落，
没有风沙，也没有苦涩的气味，
人们会相信：跟着它走准能把春天追着。

“气坏李白！”志洁点评。

“气煞杜甫！”芳草跟评。

好修慢悠悠地说：“今天，我闲翻读书笔记，翻出这两首诗来，好像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，重读数遍，爱不释手。近年活跃在诗坛上的诗人中，我较喜欢公刘，公刘的诗作我最欣赏的是这两首，现在此公已被打成右派，但诗写的毕竟高妙。”

“有才华的作家、诗人怎么都成了右派？”志洁眉峰微蹙说。

“是呀，诗坛泰斗艾青，还有白桦、流沙河，小说家丁玲、王蒙、刘绍棠，哪个不是才华横溢呀？”好修无限感慨，“今天咱们来共同赏析一下，这两首诗好在何处？”



志洁、芳草又仔细地把两首诗默读数遍。

沉吟一会儿，志洁说：“我看这两首诗最明显的长处是构思巧妙，前边对生活场景进行感性描写，作为铺垫，最后抖包袱，亮出诗眼，来个画龙点睛，卒章显志，含蓄地揭示出感性描写所包涵的社会意义。如《上海夜歌》中最后一节的‘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’一句，揭示了上海迷人的夜景、繁华的街道乃是上海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！又如《运杨柳的骆驼》中最后一句：‘人们会相信：跟着它走准能把春天追着’，揭示了人民群众植树造林、改造自然能把塞北变成江南，让春天在沙漠永驻！”

“画龙点睛，卒章显志，说得好，一语破的！”好修脱口而出。

芳草说：“这两首诗的语言清新、生动、抒情，极富感染力。关键在于巧妙地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法。最突出的是比喻，如《上海夜歌》第一节：‘时针和分针像一把巨剪’的比喻，极形象、贴切，言人所未言，新！该诗最后两句：‘纵横的街道是诗行，灯是标点’，够形象，够新！”

好修接着发挥：“言人所未言，说得好，公刘这两首诗，语言不是一般的清新，而是‘尖新’！极富个性色彩。第一个用花朵形容漂亮女人的人是天才，第二个用花朵形容漂亮女人的人是蠢才，公刘是‘第一个’，是天才！这两首诗除了巧用比喻，还巧用了‘通感’修辞手法，如《运杨柳的骆驼》，第一节最后一句：‘千枝万枝要把春天插遍沙漠’，乍一看，好像不通，柳条能插，春天怎么插呀？妙就妙在这里，作者通过奇特的联想和想象，把‘插柳条’换成了‘插春天’，我们不但不感到奇怪，反而更感到含蓄、蕴藉，韵味无穷。又如该诗最后一句：‘人们会相信：跟着它走准能把春天追着’，





骆驼能追着，春天怎么能追着？妙就妙在这里，这样写来意境更深远，意象更奇特，更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，更能有力地揭示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：让春天永驻沙漠！”

“什么是‘通感’啊？”芳草问道。

好修解释说：“它是一种积极修辞手法，指的是在文学创作和鉴赏中，可以把人的多种感觉进行移借和沟通，以便更好地表现和理解作者对事物的独特感受和体验。”

“这两首诗还有一个特点，韵律和谐，朗朗上口，富有音乐美，易记易背。”志洁补充。

“还有一个特点是凝练，一首12行，一首8行，以少胜多多许，强似百韵千韵！”芳草补充。

好修意犹未尽，说：“我再补充两点：一、寓情于景，情景交融；二、建行有特点，如《上海夜歌》第一节，‘时针和分针像一把巨剪’，一句破为两句，分列于两行，既有节奏感，又使诗行较整齐，这是吸收了外国诗歌建行的优点。”

公刘诗歌研讨结束。

志洁从书包里掏出一本郭沫若的《卷耳集》，她说：“这是老爸的藏书，是郭老20年代出版的一本古诗今译，他从诗经的《国风》里选了40首情歌译为白话诗，值得一读。听老爸说，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很重视古典文学的学习，《诗经》305篇，人家课堂上讲了200篇，其余叫学生全部自学读完。我们呢，课堂讲授总共不超过10余篇。内蒙古是少数民族地区，比河南宽松得多啊！我有志于研究古典诗歌，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我正在自学通读，郭老这本书是我自学的参考之一。他翻译的古诗有特点，愿与你们异义相与析。”

她把《卷耳集》递给相邻而坐的芳草和好修：“郭老的序

写得有趣，你们先看一下，光看我划红线的部分就行了。”

好修和芳草趁机挨近些，几乎头碰头，彼此能呼吸到对方的呼吸。翻开《序》，只见划红线的部分写着：

我这个小小的跃试，在老师硕儒看来，或许会说我是：“离经叛道”；但是，我想，不怕就是孔子再生，他定也要说出：“启我者沫若也”的一句话。

.....

我选择的这四十首诗，大概是限于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。.....

.....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解释，除略供参考之外，我是纯依我一个人的直观，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它的生命。.....

我译述的方法，不是纯粹逐字逐句的直译。我译得非常自由，我也不相信译诗定要限于直译。太戈尔把他自己的诗从本加儿语译成英文，在他《园丁集》的短序上说过：“这些译品不必是字字直译——原文有时有被省略处，有被义释处。”他这种译法，我觉得是译诗的正宗。我这几十首译诗，我承认是受了些《园丁集》的暗示。

我们的民族，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。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，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。可怜！可怜！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，也早变成了化石。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，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。这也是我译这几十首诗的最终目的，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野心。



二人读着，不时发出哧哧的笑，他俩被郭老幽默的文风逗乐了。好修一拍几案叫道：“大家手笔！不愧为浪漫才子！”不防震倒了茶杯，冒烟的茶水直淌到地上。芳草手快，早抢过《卷耳集》，不曾沾水。志洁忙拿抹布擦干了几面，算是有惊无险。

这些情歌郭老到底是怎么翻译的呢？志洁选了几首，供大家研讨。

先来看《召南·野有死麋》。全书译文部分之后有一个附录部分，附有原诗及译者简注。翻阅之，见有原诗：

野有死麋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。林有朴檉，野有死鹿，白茅纯束。有女如玉！“舒而脱脱兮，无感我帨兮，无使龙也吠！”

再翻到前边来看译文：

有位勇士打了一只鹿子回来，
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，
搭在左边的肩上；
他右手拿着弓和箭，
背后有只猎犬跟着。

他走到一处平野上来，
一位少女坐在一株白杨树树下。
少女是很清秀的，就像一块玉石。
勇士便放下弓箭，把鹿子捧在手里，
走去跪在她面前把鹿子献给她。



少女说：“你规矩些，你和雅些，
不要拉我的手巾呀！
我怕你那条长毛狗，
不要让它咬了我呀！”
勇士总说要把鹿子献给她。

等好修、芳草把译文和原诗及注释反复看过后，志洁问：
“说说，你们对郭老的古诗今译有何高见？”

芳草说：“这三节诗的内容翻译得很充分很到位，只是觉得不像翻译。”

“那像啥？”志洁问。

“像讲解，又像扩写。”

“不，像改写，诗歌改成了小小说。”好修笑着说。志洁说：
“我之见，这诗翻译得基本成功。对《卷耳集》的序言大家是赞成的，在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桎梏下，我们这个原本自由优美的民族成了死象的木乃伊，我们优美的平民文学成了化石，是应该让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，应该向这化石吹嘘些生命进去。《毛诗序》对这首诗的解释是‘恶无礼也’，说是讽刺乱世之时，淫风盛行，男女婚配不由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非礼胡来！这种解释完全歪曲了诗的原义，诗的原义是讴歌自由恋爱的，它却解释成了斥责自由恋爱。郭老的译诗把千古之案翻了过来，翻得好！但是译得还不够理想，毕竟大前提是翻译，直译也好，义译也好，总归不是解释或改写。”

“说得好，有点学者模样，端的是研究古代诗歌的，掌握的资料丰富，观点允妥，视野比我们开阔。”好修从心里佩服她。



“按说原诗押韵，译诗也应该押韵才好。另外，原诗和译诗最好句子对应，这才便于读者理解古诗的实词、虚词和句式。这两方面《野有死麋》的翻译都不尽如人意的。”芳草补充自己的见解。

志洁说：“也有翻译得让我们满意的，请看《王风·采葛》。”好修、芳草翻到后边附录，先看原诗：

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

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

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

再翻到前边，看译诗：

她去采葛去了，
一天不见，
好像隔了三个月了！

她去采蒿去了，
一天不见，
好像隔了三秋了！

她去采艾去了，
一天不见，
好像隔了三年了！

“哎，信、达、雅，信、达、雅！这才是翻译的章法！”好修高兴得不得了。



“句句对应，又押韵，正合吾意。”芳草也高兴得不得了。

“请再看《郑风·狡童》。”志洁提议。

往后翻附录，先看原诗：

彼狡童兮，不与我言兮。
维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。

彼狡童兮，不与我食兮。
维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。

翻回前边看译文：

他真是一个坏蛋啊，
他始终不和我说话，
“你怎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，
我连饭也不想吃了！”

他真是一个坏蛋啊，
他始终不跟我亲个嘴。
“你怎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，
我连觉也不能睡！”

“这首写女子单相思的诗译得不错。狡童译作坏蛋，增加了感情色彩，但是‘不与我食兮’译作‘他始终不跟我亲个嘴’似乎牵强。”芳草反应敏捷。

“还有，‘维子之故’译得欠简洁，译作‘谁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’更好。”志洁补充。





“好啊，郭老又多了个一字之师！”好修赞曰。

“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们随意臧否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大师级人物，是不是有点张狂啊？”志洁说。

“NO！我爱我师，我更爱真理，当仁不让于师嘛，对不对？”好修得意洋洋。

“智者千虑尚有一失，愚者百虑必有一得，这就是辩证法！”芳草补充。

趁着众人这股子热劲，志洁透露了一个打算：她准备写一本《诗经选萃译注》，这个打算立刻得到好修和芳草的赞同，好修并夸她“欲与郭老试比高”，期待她早日完稿拿到出版社出书。

芳草从书包里掏出一本《孟子选注》，是丁力行先生的专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是好修从本校书亭购买的，精读之时画满了红线、蓝线，随处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摘句和批语，他觉得读这种文选对提高古文阅读能力很有帮助，便借给芳草阅读。芳草一过目，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
芳草说：“人们都说孟子是孔家店的二老板，自从‘五四’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后，孔孟受到口诛笔伐，成了封建制度的代言人。我听了丁先生的课，特别是看了这本文选，很受震动，简直对孟子要刮目相看了。孟子思想中有很多民主性的精华需要我们汲取呢。”

好修兴奋地说：“这本书是我听了丁先生讲解孟子文选后买的。听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，你们还记得吧？先生讲《孟子见梁襄王章》，其中有一段，孟子用旱苗喜雨的比方，说明天下人都拥护不爱打仗杀人的人，那讲得生动极了，先生带动作加表情地说：‘七八月间，毒花花的太阳烤得大地直咧嘴，庄稼苗快渴死了，忽然浓云翻墨，霹雳火闪，大雨倾盆，庄